

“雍正耕织图”之耕图中古典空间的表现方法 及其营造思想

张昭希¹, 吴国源²

(1.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 200092; 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 在历代“耕织图”中的“耕图”的描绘中, 绘者不仅刻画“耕作活动”和“人物活动”, 对其相应的自然及建筑环境也给予了富有“场所意义”的图像表现, 其中包含丰富深刻的古典空间内涵。用图像学的方法, 以雍正御制《耕织图》中“耕图”为例, 对画面空间结构进行层层分析, 阐释绘者是如何艺术性地表达空间关系并安排人物活动的。探讨绘者营造场景与情境的表达方式, 从而进一步揭示作者创造意图背后的营造思想。

关键词: 古典空间关系; 空间限定及方式; 人物行为活动; 古典环境营造观

中图分类号: TU 9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7)05-0061-11

古典建筑文化中的空间表现是古人对于“人与环境的自然观”的智慧集中体现, 理解古典建筑观中“场所”与“空间”的表现方法及意义内涵有助于领会古人对空间理解。《耕织图》作为古代表现民间耕织活动的具有时间跨度的一套图, 对“自然、环境、建筑”大量的细致刻画, 对于我们研究古人的生活方式及行为, 行为与住所的建筑空间关系有重要意义。

《耕织图》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南宋绍兴年间, 为画家楼俦所作。后经历过多次翻版与重绘, 在画法上也有明显差别。为众人所知的便是清宫所藏耕织图^[1], 如康熙年间由焦秉贞画的《耕织图》绘本(46幅), 雍正年间的《胤禛耕织图》绘本(46幅), 乾隆年间由陈枚画《耕织图》绘本(46幅)等。其中, 雍正时期的《耕织图》画面独特, 深藏故宫, 保持较好, 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本次研究便以《雍正御制耕织图》为原本, 基于对《耕图》部分的图解, 分析田野户外、院落空间、建筑外部空间等多个场景中反映出的建筑与环境的空间关系, 为研究古典居住建筑环境观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

《耕织图》对环境的重视, 可以从历代《耕织

图》对周围环境和活动场所的详细刻画中看出来。以展现“农业”为主题的《耕织图》中对“耕”“织”活动的刻画是基于长期的农业生产的观察体验而提炼出, 若只记载农耕活动的方法和流程, 以一种关于“农耕行为”说明书的方式来记录活动, 也足以将“耕”这一农业活动表达清楚, (图1), 似乎并不需要“艺术性表达”。然而, 《耕织图》对农耕环境, 生活情境和人物活动的注重, 足以体现古人对自然环境的重视和“天人统一”的价值观。

虽然历代《耕织图》都试图在读者面前展示独立而完整的环境(图2), 但在目前的研究中, 其背后的原因和社会意义并未得到重视。现有的研究多限于文献研究, 较多探讨的是其发展历程及对农业科技历史的贡献, 也有涉及文学或艺术方面的讨论(如《手工农户的天然协作机制——从“康熙耕织图”之耕图看古代稻农生产活动》^[2]《古籍中的书画及其阅读价值研究——以焦秉贞〈御制耕织图〉为例》^[3]《历代“耕织图”中“蚕织图”绘制版本变化与形态流变》^[4]), 而在建筑空间设计领域的意义还未深入挖掘。

收稿日期: 2017-06-01

基金项目: 2014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410703001)

作者简介: 张昭希(1992-), 女,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城市设计; 吴国源(1973-), 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建筑历史与理论。E-mail: xi-527@qq.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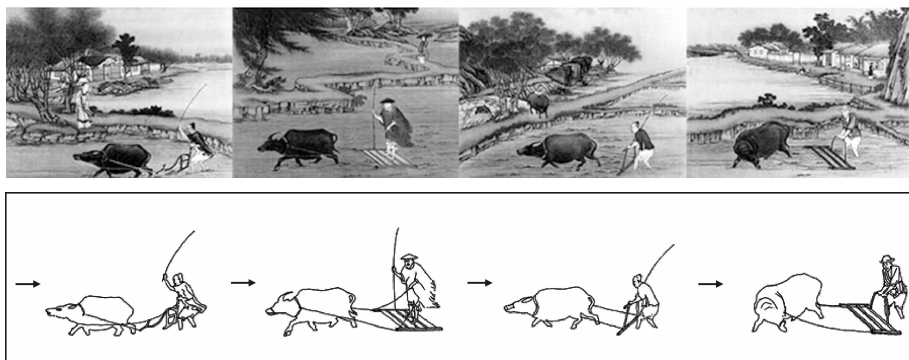


图1 去掉环境的耕图(影印图来自网络)



图2 不同朝代的耕织图(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将以《雍正御制耕织图》中的耕图为例,探讨“场所空间”的刻画方式及其对“农耕主题”表达的意义。通过对画面中出现的不同尺度的环境(自然环境、村落环境、建筑外环境)进行归类,对农耕活动发生的场景进行图解分析(人物活动、核心场所、主体空间、延伸空间等),归纳其刻画场景和营造空间的限定手法(界面、一次限定、二次限定、物件限定),探讨其中所表达人物与空间的关系和运用的表现手法(空间层次、视线连接),并探讨其背后的社会意义。

一、环境表现的意义

《耕图》中对环境的表达,连贯而写实,使人仿佛置身于真实的场景中,自然环境充当了整个背景,即使在描绘近宅空间时,也没有忽略环境的表现。在对场所空间的表达中,可将其主要分为三种情况(图3):①以自然环境下为场景(如《布秧》),②以村落一角为场景(如《春碓》),③以建筑的室外空间为场景(如《筛》)。三种场景中表现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其采用的元素却很相似,这既是文化观念驱使下的表达方式的统一,也体现了古人对不同环境的态度。

在表现自然环境时(耕图第2-15张),“山、林、水”三种元素反复出现(图4),其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不必多言,这三种元素也影响着古人“山水人居”的环境观。有时建筑的出现,也可看出其背山面水的建筑布局,如《布秧》里远处的建筑被山体挡住,分开了居住空间与耕作空间,形成“枕山”;《初秧》(图4)里山体里隐约透出的建筑正是“背山面水”的建筑布局的体现。

在表现村落环境时(耕图1、16、17、20、22张),水依然是重要的角色。建筑临水而建,不仅便于人们生活使用水,还对周边小气候有调节作用。如《入仓》(图5)中,居住空间临水而建,成线性排布,临水空间为人们提供了活动场地。画中建筑虽然多以群体出现,有时建在平缓处而构成村落,如《持穗》(图5)中展现农耕活动即是在村落的公共空间中,建筑旁形成线性的小路,阡陌相连。但其也并非传统意识中的轴线控制下的建筑布局,而是散落在自然中的格局,让人想到其对山体的避让,顺应地形的思想,如《初秧》中所展现的建筑一角和《布秧》(图4)中被山体遮挡的散落村落布局。建筑被环抱于树木之中,从这种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可以看出其中田

园生活的思想和与中国园林的内在联系，“中国传统山水画与中国的园林建筑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并不能看作是偶然而来的一种印象或联想，事实上

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内在的联系。换句话说，它们有共同的美学意识，共同的艺术思想基础。”^{[5]308}



图 3 场景分类：自然环境
(如《布秧》)，村落环境（如《春碓》)，室外空间（如《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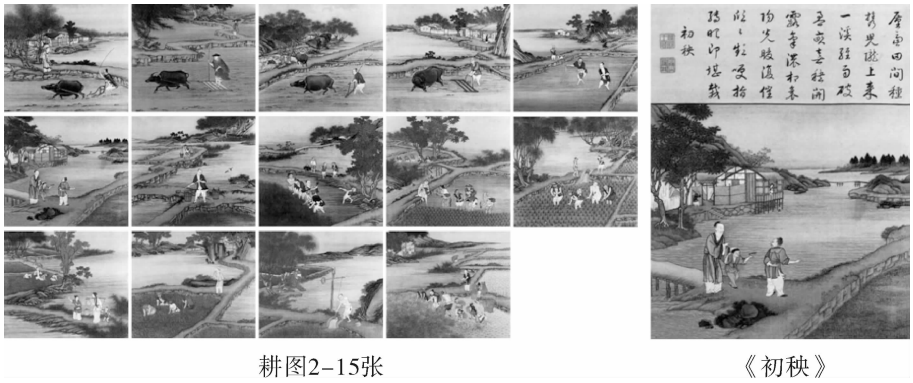


图 4 耕图中表现自然元素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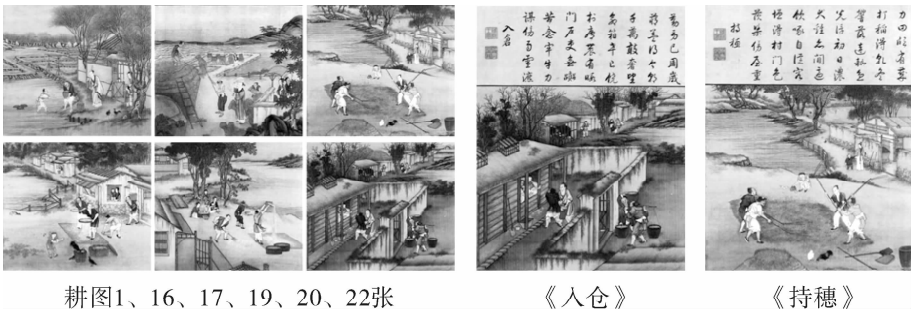


图 5 耕图中表现村落环境的部分

在表现建筑外部环境时（耕图 18、21、23），活动空间被限定在村落与建筑之间的“院子”里，在这个为我所用的院子中（图 6），既可以方便人使用建筑，又可感受到自然，是多种活动发生的场所，表现出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过渡与渗透。可看出古人对活动场地置于自然的追求，和对置身天地间的本性的顺应。

由此可见，画者对于自然环境在农舍生活和景观环境营造中的重要性的肯定，场景的表现也对表达耕作的文化性与对自然的情感上也有推进作用。犹如《宅经》^[6]中有“宅以形式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林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是事俨雅、乃为上吉。”之语（“凡修宅次第法”一节），便表达了古

时居住中环境的作用与人们对环境的依赖。

二、场景的营造

每一张图面都是一个场景的再现,场景的内涵可以理解为“场所”和“情境”组成,“场所”指故事发生的场地及周边建筑构成的空间,“情境”指依托人物表达出的情节。“场所”是指画面中刻画物质环境,活动的发生地,暗示了背景环境,也提示了场地信息。而“情境”是指画面

中刻画的故事场面,人物及行为构成了故事情节,也渲染了文化氛围和情感。情境的信息是靠人物的位置、动作和神态来传递的,而场所中刻画的不仅有活动场地,还有对周围建筑和建筑门窗洞口的描绘,对自然环境和户外环境的组织,村落建筑排布的暗示。实际上,对情境和场所的刻画就是对人和空间关系的刻画。以图像的空间分析的方式对其场景营造方式进行图解,阐述人物与场所的关系如何安排在画面的空间层次中。



图6 耕图中表现建筑环境的部分

经过对《耕作图》中耕图部分内容进行空间分析,总结出画者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进行画面空间层次的营造、空间限定及空间延伸。空间限定,主要运用于对画面主体空间的刻画,即运用多种限定方式,限定出耕作行为发生的核心场所,再刻画出适合活动发生的空间层次(图7)。空间

延伸,主要运用于画面背景刻画,将画面的空间感由场所延伸至环境,展现其延绵不绝的世界。这种方法在绘图中经常运用,笔者不再赘述,本文将主要围绕“空间限定方式”探讨如何营造画面主体中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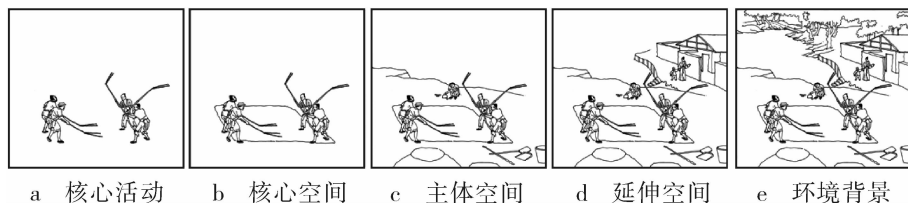


图7 核心场所与活动空间

除去核心活动(图7a),画面中的场所包括核心空间(图7b),核心活动发生的最直接的场地;主体空间(图7c),容纳核心活动的主要空间;延伸空间(图7d),主体空间在特定情境下的外延,主要是周边环境;环境背景(图7e),如活动发生的幕布,暗示场景背后的大环境,在组画中出现的环境背景也暗示了画面的连续性和相似性。通过图解,可以看出场所刻画虽然丰富多样,但每

部分都被限定在特定的层级之中,既保证了画面中的空间层次,又有序组织了场所空间中各部分关系。

“空间限定”对场所空间描绘的意义在于:(1)限定出主体工作区。因画面中对农耕的生活情境和环境背景均有刻画,尤其是在画者对透视画法做出修改后,画面更显悠远,且从图面表现上讲,作者未对配景部分进行省略或弱化,如若

不对主体空间进行限定，强调画面中活动发生的主要场所，那画面将因重点不突出而失去表现力。空间限定可将读者的目光锁定在画面中的主要空间——那将是刻画的重中之重（图8a）。（2）暗示空间的层次。运用多种限定元素（后文将讲到的墙体、界限、物件），丰富画面的空间类型（室内与室外、高处与低处），将不同的活动限定在特定的空间中，尤其是暗示场所之外的空间存在，从而拉开场景的空间层次，使得整个画面中的空间的前后、主次关系更加明确，这里的限定往往

需要使用到“一次限定”和“二次限定”（后文将讲到）。“空间限定”使得空间前后关系更明确（图8b）。（3）区分人物，强调主要人物行为。图中表现的故事场景往往是由多组人物构成的，人物身份也较多，有耕作的农夫，监督的男主人，一旁观察的女主人。空间限定的方式可以较好地安排画面中人物空间位置，将不同人物的行为按主次关系组织起来，合理的展现在画面中。失去限定的人物关系因不明其空间关系而显得混乱（图8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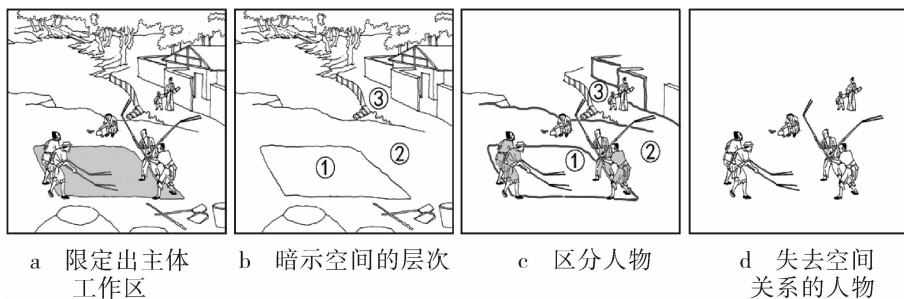


图8 “空间限定”在场所空间描绘的意义

三、空间限定的手法

“空间限定”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默认了这种方式而忽略了其所带给我们的空间感，当抽离这种限时，我们对空间的定位将显得手足无措，其必要性也便体现。而当我们要将空间关系运用于新的创作时，空间限定便有了借鉴的意义。

通过对耕作中23幅图的空间层次分析，可归纳出以下几种空间限定的手法。

1. “界面”的划分

对空间划分最直接的方法便是“界面”，即用

不同的“分界”来划出特定的区域和场所。例如，在《浸种》（图9a）中，可找出两条分界线：一条是院墙，分隔出了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也分隔了男人和妇幼（体现后文的“男耕女织”的观念）；另一条是田埂线，分隔出了耕作区与道路，也分隔了主人与下人（体现后文的“阶级等级”的观念）；在《碌碡》（图9b）中，也可找到两条分界线，田埂线与河岸线。这便是最简单的限定关系——以界面为限定。画面主体的耕作者被限定于田埂之中，而洗衣服的女人被限定在河岸线之上，这便有了两层空间——主次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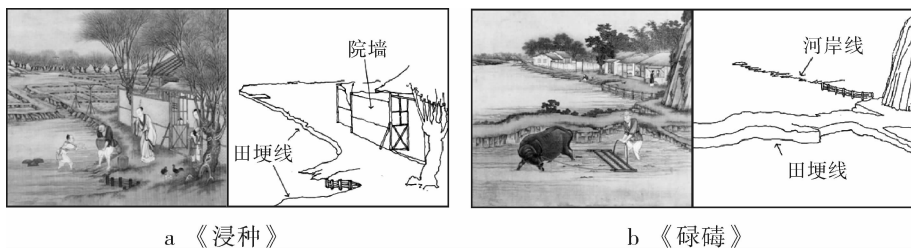


图9 “界面”划分

这些分界线都提示我们“空间层次”的存在。这既是对画面构图的一种考虑，也是对画面主次空间的安排。界面的存在，可将画面的主体场所

的边界表示出来，也限定了读者读图的主要顺序。

2. “一次限定”的空间

“一次限定”是指使用单一限定元素限定出场

所中不同于其他空间的具有特殊含义空间。限定元素为图中具有一定的空间区分能力的分隔符号,如垂直方向的墙体、墙体洞口,水平地面上的分界线、不论大小的分界面(如席子)、搁置的物体(如罐子、谷堆)等。判断“一次限定”的重要依据便是寻找其对应的“限定元素”。

以《筛》为例(图10),探讨其中的空间关系。寻找“界面”(图10a)——河岸低矮,划分了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被其限定在画面前方的院外场所为画面的主体空间。判断一次限定(图10b),寻找“限定元素”——水平方向的席子,

其作用是在水平方向上限定出了核心场所,区分出两位完成“耕作”主题的主要耕作者与其他辅助人物,即展现画面的主题。再次判断一次限定,寻找“限定元素”——垂直方向的墙体及洞口。其作用有两点:一是作为分隔空间的界面使用,一面墙体限定出了主体空间,将读者的目光集中在了墙体之前;二是被限定在墙面里的妇女,暗示了“建筑的内外”——即画面中未展开的场所(室外空间)之外仍存在的空间(室内空间),为画面的延伸感铺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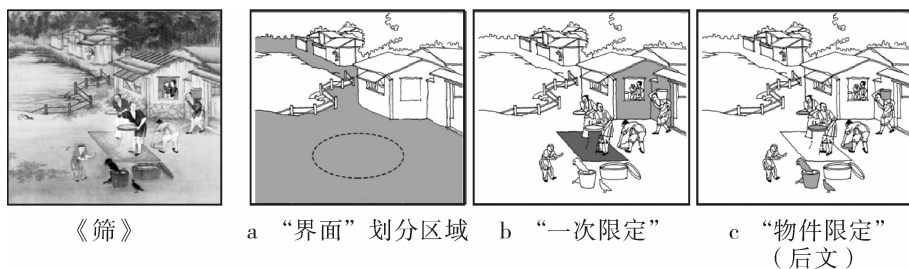


图10 “空间限定”解析

“一次限定”是空间限定最直接的体现,也是图中最常见的处理空间层次的方式。通过限定方式的反复运用,既可以在画面中划分出主体空间,又可以在主体空间中划分出核心场所,使得画面的层次得以展现。

3. “二次限定”的空间

“二层限定”是指当人物较多,单一空间元素不足以表达空间关系时,可使用两种元素表达两重空间,即在一种限定的内部增加另一种限定,达到区分空间的效果。

若仔细观察《碌碡》和《浸种》,虽在主体空间中的限定方式较简单,但在画面的延伸空间中,不难发现其运用“二次限定”增加空间层次感。

在《碌碡》(图11)中,完成“耕作”主题的人物是“一个正在耕作的男人”,他被田埂线限

定在画面前部的主体空间①里,与河水部分②拉开了空间。而在后方的延伸空间——河岸线限定出的居住空间③中,形成了空间层次(图11a)按一次限定(图11b)的方法,可以判断出“被限定在分界线上的女人”和“被限定在门框中的孩子”。对于剩下的“两个谈话的女人”这一组人物关系,若以面前讲过的限定元素来判断这里的限定方式:水平方向的“限定元素”——挑起的窗扇,将她们共同限定在“同一空间”中,共同完成交谈行为。但水平“限定元素”限定出的空间仍被垂直方向的“限定元素”——墙上的洞口再次划分,又将她们进一步限定在“同一空间”下的建筑室内外两个小空间中,二次限定得以体现(图11c、图11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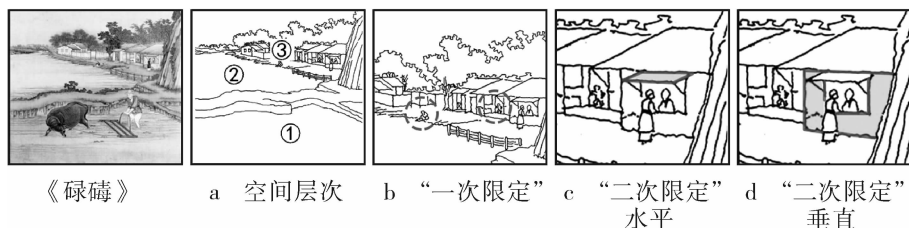


图11 “二次限定”解析

在《浸种》（图12）中被院墙划分出的延伸空间中，同样存在这种被多次限定的人物。垂直方向的“限定元素”——院门，分隔开了院外（主体空间①）与院内（延伸空间②）（图12a），将妇女和儿童限定在主体空间之外，门框形成一次限定（图12b）处在空间分隔的界面上人物也暗示其后面空间的延伸。“二次限定元素”——门扇（图12c），将人物F进一步地限定在了更具体的空间③中，以此拉开了DE与F的空间关系（图12d），使得其中的空间层次更加丰富。

可见，在对场所空间感的营造中，不管是对

主体空间的刻画，还是对延伸空间的创作，“限定”这种手法都起到了塑造空间的作用。“二次限定”有助于拉开空间，不仅可以增加画面层次的丰富性，也为刻画生活情境中的趣味性增加了可能，如视线关系的引入。

4. “物件限定”的空间

在空间限定中少不了的一种方式“物件限定”，因为物件和人物的关系最为密切，可作为某种行为的载体，完成对农耕行为的描述，也可作为限定人物的标识，使人物行为更具有空间意义，增加故事的情境感（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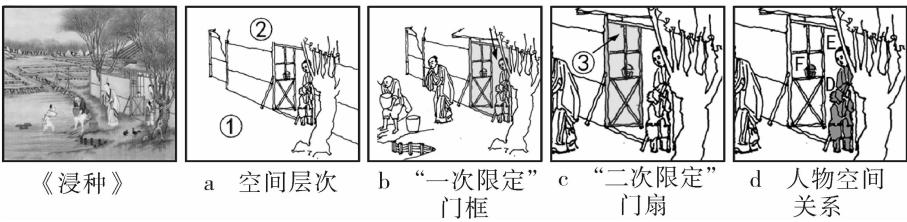


图12 “二次限定”解析

行为 载体 限定人物 连接物件 构图边线						

图13 物件作用的归纳

以《筛》为例（图14），来解释“物件限定”的必要性。在画面的主体空间中，人物F看似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但顺其视线，我们发现了前方的“限定元素”——罐子上的鸟。原来，人物F与鸟在“隔空互动”，将读者聚集在主体人物身上的目光向前拉，扩展了前方空间范围，使得主体空间到了罐子这里才算结束。如果去掉这种“物

件限定”，人物F的行为将显得无所适从，因为他并没有承载农耕行为，放在画面的主体中显得突兀而不被理解。倘若将人物F与物件一起去掉，那画面的前部空间则显得空白，以至于主体空间只有席子的部分而太过局促，也缺少生动的趣味性与故事的情境感。“物件”作为一种限定元素，既是对人物行为的一种补充，也是对空间的一种

界定。

“物件”同时具有限定和承接两种作用。有时它附属于某个人物,既是对人物本身的限定,也是人物完成传递动作的载体。如《浸种》(图14b),物件的作用有很好的体现。首先,农夫B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从空间位置上看,他刚好处在“界面”——田埂线上,这暗示了他可能是两个空间的连接人物或是空间变化处的标志人物。从物件来看,第一个“限定元素”——手中的罐子,附属于农夫B,是对人物本身限定。同

时,身处于地面下空间的人物A准备接从B手上传来的罐子,这便说明“物件”的承接作用使A与B成为共同完成动作的传递的人。第二个“限定元素”——身旁的罐子,将农夫B与人物C进行空间上的区分。虽然他们同处于“界面”——田埂线与院墙划分出的空间中,可农夫B才是“农耕”主题的完成者,人物C的身份实际上是监督者,所以人物B身旁的罐子也是对其进一步的限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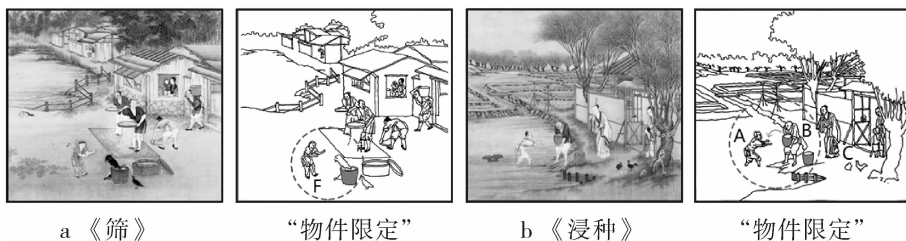


图14 物件的作用

5. “空间限定”

空间的多种方式限定的结合,对于表达空间的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能丰富空间,也使空间关系更有层次与秩序,存在于这样连续空间中人物关系也显得更加紧密。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古人在处理人和空间,或是空间与环境时,都很讲究空间关系——“限定”,每一个“个体”既被“限定手法”独立地标识出来,又被统一在与其他“个体”的“相互关系”中,也是层层空间感的体现。这便是“空间限定”的独特之处,

人与人、人与空间、人与自然环境,既是“限定关系”中的客体,也是“限定关系”中的主体。

四、空间中人物的视线关系

人物的视线往往是故事情境感营造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颇为生动的描绘。如果“空间限定”是对人物的区分,强调“个体”的存在,那视线关系便是连接他们的方式之一。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视线关系”是如何将主体空间中的人物联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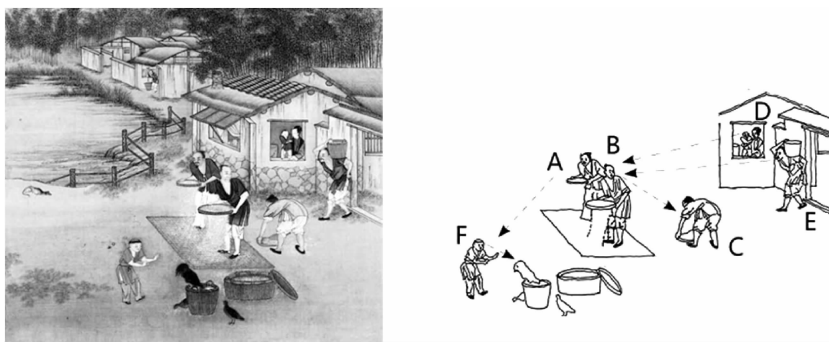


图15 视线关系的作用

仍以《筛》为例,在已揭示其“空间限定”的基础上,对其视线关系进行研究。主体空间中,通过“一次限定”限定出的核心场所是画面中视线的交接点,核心人物A既连接了后方被限定在墙内的妇女的目光,也将注意力指向通过“物件

限定”限定出的孩子F。核心人物C回头向下的目光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人物C身上,人物C手中与人物A和B相同的“物件”也提示他们同为“农耕”主题的执行者。虽被限定在不同的空间中,但通过视线关系,作者仍将其联系为一组人物,

辅助人物 D 和 E 的视线也落在核心人物 B 身上,使得农耕活动的主体突显出来(图 15)。

视线关系最直接的作用便是连接各个人物形成整体,每个人物的关注点彼此牵连,形成完整的故事。同时,画面中各个人物视线的集中点,也提示了读者应关注的重点。视线关系的第二层作用是对人物关系传神的表达,增加故事情境的趣味性和真实性,配合场所场景,将耕图中故事描绘得更加生动。

五、影响“空间限定”的社会观念

“人物被限定在特定的空间”是“人物行为”与其相应的“空间感营造”之间的对应,相同或相似的行为也将人物自然地分组。具有相同行为的人物也被限定在相同的特定的空间,而具有不同行为的人物即使在同一空间,也会增加“限定”加以区分。这背后是否有关于人物身份及行为等更深层的因素。对 21 张耕图中的人物进行统计,

通过对衣服、面容的判断,可以看出其中“代表不同身份的主角”的反复出现,而其被限定的位置也有一定的讲究。作者对人物这样的安排,是否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古时的社会观念,从而进一步探究其空间限定是怎样组织人物布局的。

1. “男女有别”的观念

这是耕种中较普遍的规律,男子进行农耕活动时,妇女总被限定在耕作区域之外的地方,或在田埂之外,或远处的居住区里。如《耙耨》(图 16)中,虽只有男主人和女主人两人,但一道田埂界线,便将“男耕”的思想表达出来。这样的限定也体现在《碌碡》(图 16)中,妇女和孩子被限定在了居住区;在《二耘》(图 16)中,前来探望的妇女也同样被限定在了田埂线之外。这样的观念直接影响作者对人物的安排,即妇女是不会出现在画面中表现“农耕”主题的主体空间中的,同样观念在《织图》(图 16)中也有体现,即男子不会出现在表达“女织”的主体空间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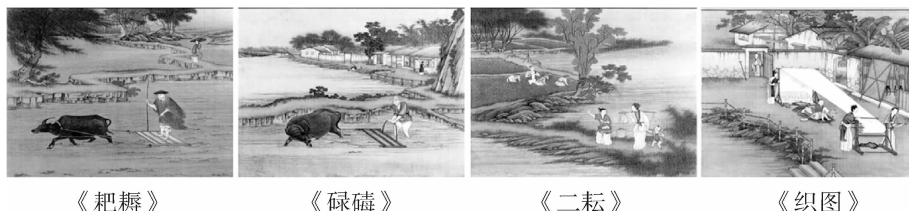


图 16 耕图中的男女观念

2. “阶级等级”的观念

人物的身份是阶级等级的体现,在传统观念中,行为的产生必然是身份的驱使。如在《祭神》中,被限定在屋内的妇女显然是不可参与祭祀活动的,所以被限定在了主体空间之外。地面上的席子限定出了核心场所,显然,在核心场所之内的三人身份应高于其他人物,可能为主人少爷之类。而主体空间内的另两人显然身份较低,为仆人之类。

在《浸种》《三耘》《收刈》(图 17)中,通过对耕作区域的限定,可分辨出监督劳作的主人与耕作的仆人。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在安排人物、行为、空间及他们之间的限定关系时,主导其的是深藏其中的社会观念。

3. “重视农耕”的观念

与之前提到的男主人在一旁监督不同,在有

些图中,如《二耘》《插秧》《簸扬》《耨》(图 18)中,可看出男主人与仆人一起在田间劳动,这便与古时人们重视农耕的观念有关。在《雍正像耕织图》绘制时,为了向当时的康熙皇帝表明雍正重视农耕,也特意表现出男主人亲力亲为的农耕景象。

六、连贯解读空间处理

从上述可以看出,“空间限定”对图画中的空间关系、人物关系和活动行为三者的作用,同时也明确了空间感的营造在画面中的作用。下面,我们将以一种连贯的方式来解读例子中“限定”方式是如何运用的。以第 16 幅《登场》(图 19)为例,其他 20 幅也同样适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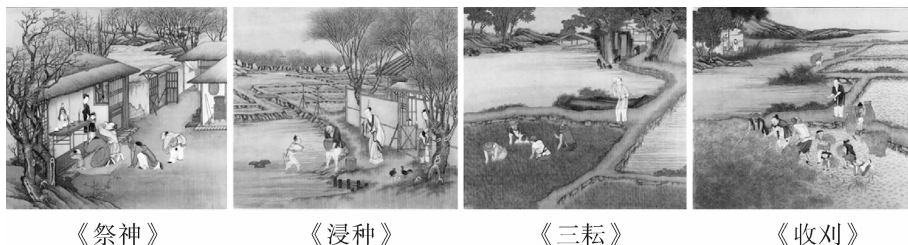


图17 耕图中的阶级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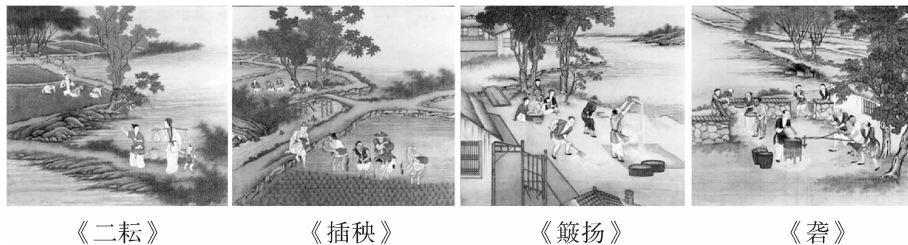


图18 耕图中的农耕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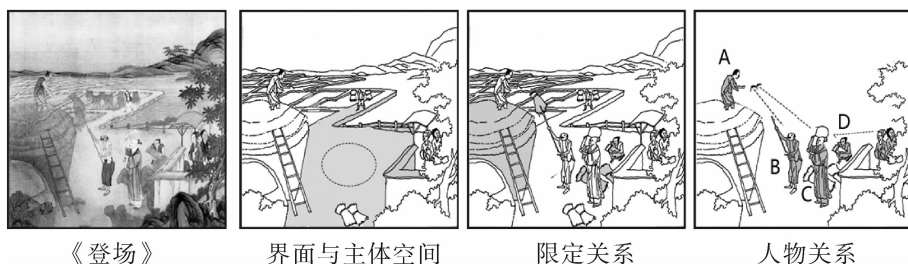


图19 空间解读

画面中的三个“界面”——河岸线、田埂线和院墙线，分别将空间划分为为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耕地区与居住区、村落空间及院落空间。这样，主体空间便被“界面”限定在了画面的前部，通过垂直“限定元素”——院墙，将妇女儿童限定在了延伸空间中（“男女有别”观念的体现）。在主体空间中，我们将寻找“限定元素”来判断其“限定方式”，依次展开空间。垂直“限定元素”——谷堆，将人物A限定在了谷堆之上，有了特定的情境（空间限定），“限定元素”——挑杆，附属于人物B，帮助其完成将麦穗由自己向人物A传递的动作，人物B随即也被限定了出来（“限定物”限定），人物A与B共同完成一种行为。“限定元素”——麦穗堆，将人物C抱着麦穗的行为限定出来，“麦穗堆”也将人物C与D加以区分，他们虽同处一个空间，但他们不同的行为表示其不同的身份，所以需要“麦穗”加强对人物D才是“农耕”行为执行者的限定，人物C对不同人物A、B、D的身份——监督的主人（“等级观念”的体现）也得以表现。

主体空间中的人物视线有一个明确的指向——人物A，说明人物A的行为是反映“农耕”主题的主体，也是连接主体人物的关键。看似没有特殊限定的人物C，却是画面中视线的连接点，虽然他的视线指向人物A，同时她也是后方妇女视线的终点，体现了人物C的空间衔接意义。

当用“空间限定”的方法剖析一幅完整的画时，我们很难不被其中巧妙安排的空间关系所动容，看似已经精致刻画的人物本身，却揭示了背后暗含的丰富的相互关系。“限定”的方式不仅是构图上的安排，也是关于二维平面上表达三维空间的连贯处理手法。

七、结 语

本文从图像学角度解释了图像空间的营造方法，运用空间限定的方式营造场景所需要的场所空间。从核心空间到主体空间，再到延伸空间，空间的层次逐渐展示在人们眼前，实现在二维平面中展现丰富的三维空间的设想。也正因为空间限定的双重作用，使得特定人物的存在与特定活

动的发生有理可循。通过空间划分的不同层次来衔接或者暗示场所与建筑的内外关系,实现了二维视觉空间的突破,也展现三维空间的真实性。

通过图像空间的图解分析,揭示了三维空间营造的本质,限定与延伸,这对建筑创作也是有启示作用的。现代建筑中,设计师追求丰富的空间层次,从上述关于“界面”“窗洞口”“视觉连通”的分析,建筑界面的分隔与组合有助于营造空间感,塑造生动的建筑空间。建筑空间是彼此相连和相互渗透的,但却统一在一定的层级和秩序中,保证了空间的丰富性和稳定性。如今的建筑师更关注人性化的设计,一直在探索“人-建筑-环境”的空间关系。文中展现出的“情境与场所”相结合的场景营造的方式,强调了人物活动和场所空间的互通和连接,对营造人性化的场所空间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同时,对古典图像资料中的空间的解读,深入理解古典建筑空间观念,领会传统建筑空间精华,也为理解古代建筑环境观提供一个新视角。

希望本文对《耕图》中的“空间关系”的研究可以提供一种便于理解空间关系的差异化思考,加深读者对人物行为及场所情境的理解。

参 考 文 献

- [1] 王璐. 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3(2): 142-148.
- [2] 张蓝水. 手工农户的天然协作机制——从“康熙耕织图”之耕图看古代稻农生产活动[J]. 农业技术与装备, 2015(1): 4-6.
- [3] 庞瑾. 古籍中的书画及其阅读价值研究——以焦秉贞《御制耕织图》为例[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2013(1): 114-119.
- [4] 向春香, 李宜璟, 陶红. 历代“耕织图”中“蚕织图”绘制版本变化与形态流变[J]. 丝绸, 2015(3): 62-67, 73.
- [5] 李允铎. 华夏意匠: 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分析[M]. 香港: 广角镜出版社, 1982.
- [6] 巨中天. 宅经[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A Study on the Expression Techniques and the Construction Idea of Chinese Classical Space in Tilling Pictures of *Drawings of Tilling and Weaving Made by Yongzhen's Order*

ZHANG Zhao-xi¹, WU Guo-yuan²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2.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The tilling pictures of *Drawings of Tilling and Weaving* of past dynasties are rich and profound of classical space connotation, for the painters not only portray the activities of both farming and people, but also describe the relevant built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context by the images full of site meaning. By means of iconography, this paper analyzes in depth the space structure of the tilling pictures of *Drawings of Tilling and Weaving Made by Yongzhen's Order* and explains the way that the painter expresses the spatial relation and the activities of people. It aims to study painter's expression techniques to create the scene and situation and reveal the construction idea behind his creative intention.

Key words: classical spatial relation; the method of space limitation; the activities of people; classical idea of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编辑 王思齐】